

莊子雪

上海千頃堂印行

好在上則求勝其於儻來之外物毫無動於中不然則蒙蔽之甚且至於倒置不可謂士矣
起處蒙之民相不恬則天下皆亂後半篇惑於俗者此篇上中半篇言養恬之民與
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云郭
視軒冕與窮約無彼此之異也無憂而已言無憂者其常不特無戚亦無忻也今寄
來得與之非我物之來若偶然故曰儻來乃暫寄耳不待益而志無不樂者全其內而
足也。按樂全故無不足是故無可益無可損矣。郭註無以益其內而
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郭註無以益其
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
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
然猶歸無欲高寄靜正之象哉危樂全之謂得志大道不通獨夷其心毫無憾樂之全者而
志之無不得起矣。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
○此句綴上起下矣。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
行也。適足為道初在自何所得而不為一德不作小識乃行則正已也。識也。雖有物遷自
反其性知窮天下守其針對之言能養恬而不窮德危然安處於其所止。所以為古之存身者不
與俗學相反處以針對之言能養恬而不窮德危然安處於其所止。所以為古之存身者不
固不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此又因俗學以隱士之存身者不辯
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句又為何哉道固不行德
按墨惠華原在處士橫議之固極特提出古之隱士與之對。又古之存身者不辯
此之所近也。雖與至一而道不見有為之迹。時命也。曰深根寧極。又古之存身者不辯
天之有北極也。與乎道而道自常存於其身也。曰深根寧極。又古之存身者不辯
享則近天下之正也。大車則不身不隱而德已隱也。然於其身究何所。加損哉。當時命之
享則近天下之正也。大車則不身不隱而德已隱也。然於其身究何所。加損哉。當時命之
此之所近也。雖與至一而道不見有為之迹。時命也。曰深根寧極。又古之存身者不辯
天之有北極也。與乎道而道自常存於其身也。曰深根寧極。又古之存身者不辯
按墨惠華原在處士橫議之固極特提出古之隱士與之對。又古之存身者不辯
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句又為何哉道固不行德
固不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此又因俗學以隱士之存身者不辯
與俗學相反處以針對之言能養恬而不窮德危然安處於其所止。所以為古之存身者不
反其性知窮天下守其針對之言能養恬而不窮德危然安處於其所止。所以為古之存身者不
行也。適足為道初在自何所得而不為一德不作小識乃行則正已也。識也。雖有物遷自
然猶歸無欲高寄靜正之象哉危樂全之謂得志大道不通獨夷其心毫無憾樂之全者而
志之無不得起矣。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
○此句綴上起下矣。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

秋水第十

此篇明因其自然之道，乃道之至大者，以無以人滅天，句為主首，借河海為

其倪似無可為矣。而惟無道，則以人合天，乃道之大者，所以反其真而為道之大宗也。河海為

伯海若反覆問答，歸宿在此。次引夔蛇等明心，所以反其真而為道之大宗也。河海為

自然，故不為爵勸如鳳凰，翔於十仞之上，即境道遙與遊魚同井，蛙之趣也。惟任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牛馬之類，水大岸遠，故見物模

也。於是馬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

見水端。於是馬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若海神名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

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

之難窮也，吾非至于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身按始矣，連下句讀，言幾乎終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曲士明指龍軍，比之井蛙，夏蟲痛斥小知，知在

之類，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曲士明指龍軍，比之井蛙，夏蟲痛斥小知，知在

春秋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曲士明指龍軍，比之井蛙，夏蟲痛斥小知，知在

入主法更妙，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呂註拘於墟，則主

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出於涯涘，而觀於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

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按百川學海而至於涯涘，以喻學聖而至其聖，由聖而與

則有遊於一氣，而包曲學小知，而神言，故別之曰：『大出理，即內篇之大宗師。』是南華真

只一先天太極，以對曲學小知，而神言，故別之曰：『大出理，即內篇之大宗師。』是南華真

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穴也言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
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
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天之所覆凡有形器者皆謂之物號物有
民布於九州而資殺食之養以生藉舟車之載以行五帝之所連讓相連揖三王之
通者率土皆人也則人又不過衆人中之如一稊一粟陶之屬是也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
仁人之所愛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任士如伊尹呂望之屬是也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
語之以為博述六經集羣聖之名大成博學刪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計四
海在天地之間中國又在海內之卒在萬物之若存若亡如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
聞豈虛語哉不過此言大之土更有其名語之以為博自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
大雖帝王聖人尚未可自多也況小知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
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
不多知量無窮證鄉向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
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局
無窮廣狹不定也時世無止推遷不定也本分無常豐嗇不定也終始無故去來不定
也大知者觀於遠或近其容受原無定局故投之以小而不見少按證明今古不見
多是知量之無窮也郭云鄉明也今故猶今古也投之以小而不見少按證明今古不見
後之易過而生亦猶望之之心是知時之無常也察乎於一盈一虛其消長而無定程
之易過而生亦猶望之之心是知時之無常也察乎於一盈一虛其消長而無定程
以為喜失之不以為憂是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
無故如此非大知者不能知也又據所見之形而定其大小哉計人之所知不若其
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

也。人知識所及必不若所未及之多。人有生以後必不若未生以前之久。則知識有限。其至小窮其至大。識有見之者。正其迷亂而不自得者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俛。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見之形器而分其大小耳。不知如天地仍非至大也。非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不可。情實理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所不盡耳。非不可。情實理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所不盡耳。非不可。勢之有也。乃精者。非無形也。螭尾蛟龍視之。而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所不盡耳。非不可。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固有小異。便固已相懸。然曰精。曰粗。則粗形則小。非至小。大亦豈得為至大乎。若無形。則數不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能分。非可意計矣。不可圍。則數不能窮。非可名言矣。不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合參可以言。論者物之精也。則超乎精粗。意言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見大害人之所不能盡也。雖不為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而動而不仁。恩自多。雖不為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詔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俛。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紀。約分之至也。陳祥道曰。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疑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思貨物不爭。疑多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不借人。食不浮力。疑賤貪汙也。而不多仁。思殊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貪汙。以自潔。不賤認佞。以自

分而至於其者不足語此也。按聞曰：道人不聞言以下數句，諸註俱味陳氏之說，亦未
亮愚謂：其至者，猶云：「不得自述其所聞也。」道人不聞言，此不可窮其所蘊也。大至即道，無
所由來也。無德已而物我之分，非有得於吟域也。此段言不約精粗，大小之分，乃為大之至，然欲貴
遊所云：「超形器之上，而周乎形器之外者，也。」此段言不約精粗，大小之分，乃為大之至，然欲貴
可分。乃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上言無形，乃大之至，然欲貴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上言無形，乃大之至，然欲貴
大孰小也？將何由而分貴賤之端倪？又何由而得大小之端倪乎？蓋疑求大理，又若無形
之內也。既無形矣，為在物之內，而若在物之外也。以為在物之內，而若在物之外也。以為在物之內，而若在物之外也。
似無可北海若曰：「道觀之物，無貴賤。」文五層則針對世俗之失，而揭過為一頭下形
操也。乃真夫而可貴也。又何必等其倪乎？若拘滯於物，如施龍革之執，已言之以自趣觀而
者，乃真夫而可貴也。又何必等其倪乎？若拘滯於物，如施龍革之執，已言之以自趣觀而
自貴相賤，而世俗益混矣。扶小以彼之貴賤為貴賤，愈分辯不愈乖隔。以物觀之，自貴而
哉。以下數層，分清主從。若以六觀之平看，則似愈漫語矣。隔以物觀之，自貴而
相賤者，乃已而化為境，何有貴賤之平看，則似愈漫語矣。隔以物觀之，自貴而
在已並物者，乃已而化為境，何有貴賤之平看，則似愈漫語矣。隔以物觀之，自貴而
能自主，不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地之天小，知為梯米也。知毫末之為邱山也。則差數觀矣。既以物觀之，以俗觀之，則萬物莫不
之無物，不可作大觀也。意以為邱山，則小之意為無物，不可作小觀也。如天之數，固可觀矣。以功觀
視為梯米，毫末也。而可視為邱山，則小之意為無物，不可作小觀也。如天之數，固可觀矣。以功觀
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其窮而更以差等，而別其大，則近而難通，不得曲通。
不可以有功也。意以為無功，則推言其無功，用觀之，其意以為有功也。如東方屬木，主生，無
方屬金，主殺，本相反也。而東作西成，均有無萬物，莫不可以相無者，則其功也。如東方屬木，主生，無
分限亦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
定矣。

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差觀之功觀皆不外以己之趨向觀之已見為非則非
之萬物無不可以為非也如堯桀之相懸遠矣堯固自以為然而非桀亦自以為然
而非堯則各以己之趨向而操執之又可見矣世俗之堅僻有是妄以己意分貴賤有
如此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
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上言偏執已見則有貴賤此言天下事
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梁麗屋棟也
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
殊技也
鴟鵂梟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
淮南子鴟鵂夜聚蚤蟲
殊器異用殊技異能殊性異便不可以概任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
按此以物理之不齊言之見貴賤大小之無常也
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師是
非如物差功趣之觀但執已見以為是也
師治而無亂但知爭讓可以帝王而不知有
以絕域也
是於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俱有未達也
猶天地陰陽本相對待而生乃謂有
天可以無地有陰可以無陽其說之不可行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帝王殊禪三
明矣欲據所見而倪貴賤大小何以異是
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必欲辯以求勝非
矣即如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或禪或繼違天時而拂人心則為默默乎
河伯女惡知貴
篡弑之夫當天時而順人心則為仁義之徒鳥可得其端倪如得其門徑也
家者得其
賤之門小大之家哉
門徑因而不必多討論也
言不可據所為而求貴賤大小之歸宿但
當默默無言而已
蓋能忘是非乃可悟大道理也
河伯文之問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
以辨貴賤大小之分則茫然不知所適從故又有下文之問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
何不為乎
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
當為與不當為者辭受趣舍究認不真何可別所止海
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
祥為與不當為者辭受趣舍究認不真何可別所止海

難拘也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則與道參差而不無執一嚴儼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矜域兼懷萬物其孰

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之無私拘無方之無疆界萬物皆在懷保之中無

不承順而翼戴之自不辨其孰獨承翼者則無方之謂矣無方者親道無終始物有死

萬物固無不一無不齊又何必別其孰短孰長而致物論之紛紜乎道無終始物有死

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合參道本無終始但物則有死生耳不恃其成知終始之

可舉故遙而不問時不可止故撮而不論消息盈虛循運終始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而復始則失行矣如是者乃可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集解物無時而不生無時而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集解物無時而不生無時而

無定止亦無定形將何所執以必為又何所執以不為乎但與陰陽同其變化河伯曰

西時同其運行則固將自化而為道可持守乃為可貴今既不能別其為可貴者則道不北海

然則何貴於道耶足據矣何貴於道不知無為而化即道之至大不可貴者則道不北海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不知道之可貴者則道不北海

而果知道也則必達於盈虛消息之理達於理則必明乎進退存亡之權知道者乎其人

能熟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

去就莫之能害也體道之至德不以物害己而物莫能害極水火寒暑禽獸

不可逃安於禍福而不拂乎命之所定謹於去就而不為境遇之所亂故曰天在內人在

不以害為害故物莫之能害也此即居易俟命道理但說得神奇耳故曰天在內人在

莊子雪外篇

卷中

秋水

三十五

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德蹠躅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管見天在
 體，合人於外，所以應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按天在內，人在外，則天
 足，知周旋於身，故云德在乎天。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按天在內，人在外，則天
 也。釋文：不行也。天抵徘徊進退之意，要極即所謂道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曰：何
 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絡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
 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絡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
 以人而滅天，若有心而殉名，則失其性命之情，役於名也。故凡事皆當因其固然而無
 德，不以其真而滅命，不以其真而滅命，不以其真而滅命，不以其真而滅命，不以其真而滅命，
 也。反其真而滅命，不以其真而滅命，不以其真而滅命，不以其真而滅命，不以其真而滅命，
 而無不為。又何必先於形器而分其貴賤大小哉？也。謹守勿失，而金乎天，即反其真。
 夔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
 足之捷，故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
 而自至，故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
 以無所不至，故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
 神者，莫如心也。奇思精論，妙喻之至。當前已呈其形，心則神之運，不待彼此相對而行。
 運掉之難也。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便也。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露，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
 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天機所動，莫
 不可變。易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有形可令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
 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
 勝我。鰭秋我亦勝我。舊註：鰭亦作鰭，踐也。莊子故云：物為指所按，足所踐，則風不吹使

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呂云風以萬物之勝為大勝。而人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斯小所以為大勝也。御羣才使萬物各自為羣才各自得。則天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神也。無所照萬物無不各得也。固不可意會。不可言。故但結一為大勝。小勝者。惟聖人能之。而所謂萬物無不各得也。更不必拘於形器而區區然計夫貴賤大小之分。如影之隨形。小而知好。將以求一勝。亦明矣。正妙在字中。設影反照入江。不必並將心目一疏釋作印板文字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

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

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也。此皆小勝之屬也。知窮之有命

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此大勝之屬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

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令非也。請辭而退。司馬注：宋當作衛。匡衛邑也。陳

指隨皆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也。按安其自然。不以大難動心。便是大勝。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正為龍與惠施辯。下。華。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

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

言。茫。然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聞。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

隱。凡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埽坎井之龜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

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塋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旋
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井幹井欄也缺甃井甃缺而成崖者接腋持頤水浸於腋而還旋
也科斗井中赤蟲也旋也科斗井中赤蟲也也科斗井中赤蟲也也科斗井中赤蟲也
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遠邇而却告之海曰海蛙以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
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猶云
歟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塢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是非究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蛟負山商蛇馳河
也必不勝任矣馬蛇也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塢井之
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
於大通呂註趾蹈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天也太極之上也無南北三句忘于幽明無
也之所不能方也也之所不能方也也之所不能方也也之所不能方也
之始元冥言在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
之以辯正其人也故云求之以察索之以辯龍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子
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壽陵邑名邯鄲趙國都未得國能又
失其故行矣先自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亡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
口去怯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兔而走去口開也按此頗似河海之喻而文較淺易

更借井龜為喻用扮演法說出既

以自怡悅又怡好提醒大眾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先焉濮水陳地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

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

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此

甚經意之筆然亦別具韻致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

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雛鵩雛鳳雛子知之乎夫鵩雛鵩雛鳳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

梧桐不止非練實練實即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嚇星

其奪已食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副墨世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生直為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

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

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副墨惠子言子與魚水陸異處何從知魚之樂耶莊子即借其言

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然我與子同類猶以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又借其言而轉之

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副墨莊子到此却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皆枝

葉之談。非本論也。且循本來話柄。則于初云。女安知魚之樂者。本知吾之已知之。而猶問我者。欲得我所以知。蓋古言。下者。不言可知。蓋古言。莊子善通物情者。以此。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

惡莊子見得天下無為至樂而可以全生而世俗之所樂者適所以自苦以為法
作身者適足以殘生故開首憑空喝起言天下果有至樂而可以活身者乎今將何所
為何所據守何所趨避何所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
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

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

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非為形體計耳。而不知其為形計也。亦愚矣。愚字。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疎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

何之者也。其所以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

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巡○富○苦○身○積○財○不○永○非○可○躄○躄○下○而○順○之○也○口○義○作○逸○
生用不盡死將不去非可以活身也貴者曰夜思慮則非樂也心瘁神命亦不永非可也

以活身也。烈士行義死名善矣。而身先死則固非樂也。究意死不可逃。同歸於盡。非可以活身也。豈誠善乎。足以及人。豈猶不善乎。此所以有諫不入則勿爭之說也。如子胥

非有兩全之善術也勢處兩難又何足樂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